

金品·诗语

## 疯蝴蝶

(外一首)

□张鲜明

这疯蝴蝶

一定是从她的梦中  
飞来的,要不然  
怎会如此不要命地  
抓住我的衣襟

这是她一贯的做派——

当年,她逃过父母用酸枣刺构筑的睫毛  
把魂儿搓成翅膀  
日日夜夜  
在玉米和狗尾巴草之间  
把我一次次地驮到天上

这蝴蝶是从她的眼睛里

孵化出来的  
我就是死上一千次  
也会记得,我与这眼睛  
千百次地纠缠着,就像化蝶的  
梁山伯与祝英台

这么多年了,那双眼睛已经

飞得不知去向,  
像走失的村庄,没想到  
它们竟然一路追了上来

蝴蝶啊,你扇动翅膀

我汹涌如海

## 蚰蚰的接见

蚰蚰,从老祖宗墓碑的缝隙  
探出头来

他以这样的身份接见我  
让我深感意外

"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来看您,  
您也该对我叫几声的。"

蚰蚰沉默着

我拿起一片草叶逗他  
他掉头而去,一会儿又转过身来  
用前爪抹着硕大的眼睛  
如同一位迎风流泪的老人

就这样相顾无言也很好  
有些话还是放到以后再说吧  
总会有一天,我们会在一起  
仔细地谈论那一切——  
譬如,人生,命运  
以及一个家族,为何与  
一条河流如此相像

此刻,我想说的是——

天凉了,谨防感冒  
即使是蚰蚰  
感冒了,也会咳嗽的⑦4

张鲜明,河南省作协副主席,省诗歌学会会长。

金品·微小说

## 天降杀机

□亦农

赖老七是小禹村一害,小时上树掏鸟窝,下河摸鱼虾,大时坏水不断,扒寡妇门,掘绝户坟。赖老七更是个嘴馋贪吃不要命的主儿,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,没有他不吃的。小禹村谁家厨房飘香,他一提鼻子就知道,准点儿去叩人家的门,坐在饭桌前赖着不走。村人敢恨不敢言,生怕得罪了这位爷,让他烧了自己家的麦秆垛儿。

村长二柱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。二柱为人实诚厚道,办事公平合理。东家有困难,他帮,西家有难事,他也帮。老村长到了退休年龄,村民重新选举,二柱以绝对多数票当了村长。不久,有村人来找二柱说:咱得想办法治治赖老七。二柱说,他又没犯大错误,你能把他抓起来?

二柱的妹子三凤,虽生长在乡下,风吹日晒,但却肤白如玉,秀眉大眼,尤其那双眼,长得水灵灵的,看山山就有了水色,看水水就有了媚态。若看一眼哪个青皮后生,再铁性的男子汉也得动了无限柔情。村人夸三凤是小禹村一朵花,能和画上的人儿媲美。

后村田军和三凤从小在一起玩,两人相互都有些意思,但乡下人含蓄,谁也不好说破,只是眉眼间传递情意而已。

赖老七不管三七二十一,像闻见鱼味的猫,总爱往三凤跟前凑,三凤不理他,他嬉皮笑脸地还要上去搭话。田军看不惯,过来拦阻赖老七,赖老七眼一瞪说:你他妈算干什么的,三凤脸上贴了标贴是你田军的?田军怒火上涌,就要和刺老七动武,被二柱拉开。

二柱是村长,事事总要考虑大局。

夏天,天热,三凤白天干活累了,晚上回家扒两口饭,躺倒就睡,门却大开着忘了关。半夜三凤感觉身上沉甸甸的,下身隐隐刺痛,她一激灵醒来,见一个人伏在自己身上,她猛力推开,

大喊,那人蹿窗逃跑。三凤恸哭不止。二柱赶来问妹妹:可看清楚是谁?三凤说:天黑,看不太清,十有八九像是赖老七。

有凭据没有?

我在他的胳膊上抓了一道血痕。

二柱带着田军等二三个小伙到赖老七家,赖老七正在洗澡。他的胳膊上有一道伤,还在往外浸着血。二柱扭住他胳膊质问: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?

我干什么了?赖老七反问。田军几个人早扑上去暴打,打得赖老七哭爹喊娘,满地找牙,但赖老七死不认账,还反咬一口说:二柱你干村长,还讲不讲王法了?

二柱拦住说:算了,没凭没据,打死人算怎么说?

那三凤就白白让他作践了?田军吼。

恶有恶报,会有报应的。大柱说。

众人回到二柱家,三凤已经上吊,赶快放下来,二柱伸手在她鼻孔下,发现早没了气息。

田军冲进厨房提一把菜刀转身往外走。二柱一把拉住问:你干吗?田军说:我杀了赖老七。二柱扇了他一耳光说:你想蹲狱是不是?田军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。二柱拍拍他的肩说:会有报应的,时候不到!

二柱、田军埋了三凤。从此,有事没事,田军总爱一个人到三凤坟上坐一坐,和三凤说说心里话。二柱碰上了,心里也难受,就说:好兄弟,看咱村有合适的,我给你做个媒!田军说:二柱哥,我心里只有三凤,再放不下别人。二柱听得扭过脸去,他不愿让田军看到自己掉眼泪……

一连三年,禹州大旱,地里庄稼颗粒无收,人们饿得吃野草啃树皮,禹州一带因饥饿而死的人不在少数。小禹村同样未能幸免,有老人饿死了,小孩子饿得皮包骨头,连青壮年汉子也饿

得躺在床上不想动。村头两棵枣,树皮不知何时被谁剥得光光的。

有一天,县里忽然来通知,要小禹村派人去镇上拉粮食——每村一车红薯片。赖老七争着要去,大家都不同意。田军说:让那个杂种去,走到路上红薯片就让他吃光了。二柱想了想说:让他去吧。村里人都想不通,说二柱憨,妹妹都让这赖老七害了,还让他去做这肥差,凭赖老七那嘴馋的德性,红薯片非让他独吞下大半不可。

二柱好像没听到村人的议论,对赖老七说:路上小心,早去早回,大家盼着回来分吃呢!

赖老七是掌鞭,赶着牛车到镇上,拉了小半车红薯片。那时赖老七早饿得和狼差不多,看到红薯片比见到爹爹还亲。赖老七一路走,一路吃,吃得酣畅淋漓,吃得赛过天上神仙。快进村时,他早已经吃了个肚儿圆,口里只感到饥渴。在村口黑水河里扎脑袋进去猛喝,“咕嘟咕嘟”恨不得要把黑水河的水喝干。

红薯片是晒干的,遇水就膨胀,赖老七回村不久,大喊肚痛。他仰面躺在地上,那肚子越鼓越大,涨得肚皮只有薄薄一层,能看得见肚皮上的血管青筋。如果有人拿针去一刺,它立即就会“砰”一声爆炸。

赖老七最终活活给撑死了。

村人说:这就是恶有恶报,人不杀他天杀他!

那天夜里,田军又像往常一样独自去三凤坟上。夜影里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三凤的坟前。

那人正是二柱。二柱在三凤坟前说:哥并没做犯法的事,是他自己杀了自己。你的大仇,哥终于给你报了,三妹,你就安息吧!⑦4

亦农,原名唐哲,冰心奖、曹禺奖、《小说选刊》长篇小说奖获得者,现居天津。

书画苑



国画 李宝玉



### 《南都赋》顾问团

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